西遊記/第05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五十五回
色邪淫戲唐三藏
性正修持不壞身

西遊記
第五十六回
神狂誅草寇　道迷放心猿
作者：吳承恩

第五十七回
真行者落伽山訴苦
假猴王水簾洞謄文

詩曰：

靈臺無物謂之清，寂寂全無一念生。

猿馬牢收休放蕩，精神謹慎莫崢嶸。

除六賊，悟三乘，萬緣都罷自分明。

色邪永滅超真界，坐享西方極樂城。

話說唐三藏咬釘嚼鐵，以死命留得一個不壞之身，感蒙行者等打死蝎子精，救出琵琶洞。一路無詞，又早是朱明時節。但見那：

熏風時送野蘭香，濯雨才晴新竹涼。

艾葉滿山無客採，蒲花盈澗自爭芳。

海榴嬌艷遊蜂喜，溪柳陰濃黃雀狂。

長路那能包角黍，龍舟應弔汨羅江。

他師徒們行賞端陽之景，虛度中天之節，忽又見一座高山阻路。長老勒馬回頭叫道：「悟空，前面有山，恐又生妖怪，是必謹防。」行者等道：「師父放心。我等皈命投誠，怕甚妖怪？」長老聞言甚喜。加鞭催駿馬，放轡趲蛟龍。須臾，上了山崖，舉頭觀看，真個是：

頂巔松柏接雲青，石壁荊榛掛野藤。萬丈崔巍，千層懸削。萬丈崔巍峰嶺峻，千層懸削壑崖深。蒼苔碧蘚鋪陰石，古檜高槐結大林。林深處，聽幽禽，巧聲睍睆實堪吟。澗內水流如瀉玉，路傍花落似堆金。山勢惡，不堪行，十步全無半步平。狐狸麋鹿成雙遇，白鹿玄猿作對迎。忽聞虎嘯驚人膽，鶴鳴振耳透天庭。黃梅紅杏堪供食，野草閑花不識名。

四眾進山，緩行良久，過了山頭。下西坡，乃是一段平陽之地。豬八戒賣弄精神，教沙和尚挑著擔子，他雙手舉鈀，上前趕馬。那馬更不懼他，憑那獃子嗒笞笞的，還只是緩行不緊。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趕他怎的？讓他慢慢走罷了。」八戒道：「天色將晚，自上山行了這一日，肚裡餓了，大家走動些，尋個人家，化些齋吃。」行者聞言道：「既如此，等我教他快走。」把金箍棒幌一幌，喝了一聲，那馬溜了韁，如飛似箭，順平路往前去了。

你說馬不怕八戒，只怕行者何也？行者五百年前曾受玉帝封在大羅天御馬監養馬，官名弼馬溫，故此傳留至今，是馬皆懼猴子。

那長老挽不住韁繩，只扳緊著鞍鞒，讓他放了一路轡頭，有二十里向開田地，方才緩步而行。

正走處，忽聽得一棒鑼聲，路兩邊閃出三十多人，一個個槍刀棍棒，攔住路口道：「和尚，那裡走？」謊得個唐僧戰兢兢，坐不穩，跌下馬來，蹲在路傍草科裡，只叫：「大王饒命，大王饒命。」那為頭的兩個大漢道：「不打你，只是有盤纏留下。」長老方才省悟，知他是一夥強人，卻欠身擡頭觀看。但見他：

一個青臉獠牙欺太歲，一個暴睛圓眼賽喪門。鬢邊紅髮如飄火，頷下黃鬚似插針。他兩個頭戴虎皮花磕腦，腰繫貂裘彩戰裙。一個手中執著狼牙棒，一個肩上橫擔挖撻藤。果然不亞巴山虎，真個猶如出水龍。

三藏見他這般兇惡，只得走起來，合掌當胸道：「大王，貧僧是東土唐王差往西天取經者。自別了長安，年深日久，就有些盤纏也使盡了。出家人專以乞化為由，那得個財帛？萬望大王方便方便，讓貧僧過去罷。」那兩個賊帥眾向前道：「我們在這裡起一片虎心，截住要路，專要些財帛，甚麼方便方便？你果無財帛，快早脫下衣服，留下白馬，放你過去。」三藏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貧僧這件衣服是東家化布，西家化針，零零碎碎化來的。你若剝去，可不害殺我也？只是這世裡做得好漢，那世裡變畜生哩。」那賊聞言大怒，掣大棍，上前就打。這長老口內不言，心中暗想道：「可憐！你只說你的棍子，還不知我徒弟的棍子哩。」那賊那容分說，舉著棒，沒頭沒臉的打來。長老一生不會說謊，遇著這急難處，沒奈何，只得打個誑語道：「二位大王且莫動手。我有個小徒弟，在後面就到，他身上有幾兩銀子，把與你罷。」那賊道：「這和尚是也吃不得虧，且綑起來。」眾嘍囉一齊下手，把一條繩綑了，高高吊在樹上。

卻說三個撞禍精隨後趕來。八戒呵呵大笑道：「師父去得好快，不知在那裡等我們哩。」忽見長老在樹上，他又說：「你看師父，等便罷了，卻又有這般心腸，爬上樹去，扯著藤兒打鞦韆耍子哩。」行者見了道：「獃子，莫亂談。師父吊在那裡不是？你兩個慢來，等我去看看。」

好大聖，急登高坡細看，認得是夥強人，心中暗喜道：「造化，造化，買賣上門了。」即轉步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乾乾淨淨的小和尚，穿一領緇衣，年紀只有二八，肩上背著一個藍布包袱。拽開步，來到前邊，叫道：「師父，這是怎麼說話？這都是些甚麼歹人？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呀，還不救我一救，還問甚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是幹甚勾當的？」三藏道：「這一夥攔路的把我攔住，要買路錢。因身邊無物，遂把我吊在這裡，只等你來計較計較。不然，把這匹馬送與他罷。」行者聞言，笑道：「師父不濟，天下也有和尚，似你這樣皮鬆的卻少。唐太宗差你往西天見佛，誰教你把這龍馬送人？」三藏道：「徒

弟呀，似這等吊起來，打著要，怎生是好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怎麼與他說來？」三藏道：「他打的我急了，沒奈何，把你供出來也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好沒搭撒。你供我怎的？」三藏道：「我說你身邊有些盤纏，且教他莫打我，是一時救難的話兒。」行者道：「好好好，承你擡舉，正是這樣供。若肯一個月供得七八十遭，老孫越有買賣。」

那夥賊見行者與他師父講話，撒開勢，圍將上來道：「小和尚，你師父說你腰裡有盤纏，趁早拿出來，饒你們性命；若道半個『不』字，就都送了你的殘生。」行者放下包袱道：「列位長官，不要嚷。盤纏有些在此包袱，不多，只有馬蹄金二十來錠，粉面銀二三十錠，散碎的未曾見數。要時就連包兒拿去，切莫打我師父。古書云：『德者，本也；財者，末也。』此是末事。我等出家人自有化處，若遇著個齋僧的長者，襯錢也有，衣服也有，能用幾何？只望放下我師父來，我就一並奉承。」那夥賊聞言，都甚歡喜道：「這老和尚慳吝，這小和尚倒還慷慨。」教：「放下來。」那長老得了性命，跳上馬，顧不得行者，操著鞭，一直跑回舊路。

行者忙叫道：「走錯路了。」提著包袱，就要追去。那夥賊攔住道：「那裡走？將盤纏留下，免得動刑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說開，盤纏須三分分之。」那賊頭道：「這小和尚忒乖，就要瞞著他師父留起些兒。也罷，拿出來看，若多時，也分些與你背地裡買果子吃。」行者道：「哥呀，不是這等說，我那裡有甚盤纏？說你兩個打劫別人的金銀，是必分些與我。」那賊聞言大怒，罵道：「這和尚不知死活，你倒不肯與我，反問我要。不要走，看打。」掄起一條挖撻藤棍，照行者光頭上打了七八下。行者只當不知，且滿面陪笑道：「哥呀，若是這等打，就打到來年打罷春也是不當真的。」那賊大驚道：「這和尚好硬頭！」行者笑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承過獎了，也將就看得過。」那賊那容分說，兩三個一齊亂打。行者道：「列位息怒，等我拿出來。」

好大聖，耳中摸一摸，拔出一個繡花針兒道：「列位，我出家人，果然不曾帶得盤纏，只這個針兒送你罷。」那賊道：「晦氣呀，把一個富貴和尚放了，卻拿住這個窮禿驢。你好道會做裁縫？我要針做甚的？」行者聽說不要，就拈在手中，幌了一幌，變作碗來粗細的一條棍子。那賊害怕道：「這和尚生得小，倒會弄術法兒。」行者將棍子插在地下道：「列位拿得動，就送你罷。」兩個賊上前搶奪，可憐就如蜻蜓撼石柱，莫想弄動半分毫。這條棍本是如意金箍棒，天秤稱的一萬三千五百斤重，那夥賊怎麼知得？大聖走上前，輕輕的拿起，丟一個蟒翻身拗步勢，指著強人道：「你都造化低，遇著我老孫了。」那賊上前來，又打了五六十下。

行者笑道：「你也打得手困了，且讓老孫打一棒兒，卻休當真。」你看他展開棍子幌一幌，有井欄粗細，七八丈長短，盪的一棍，把一個打倒在地，嘴唇　　土，再不做聲。那一個開言罵道：「這禿廝老大無禮！盤纏沒有，轉傷我一個人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且消停，且消停，待我一個個打來，一發教你斷了根罷。」盪的又一棍，把第二個又打死了。諕得那眾嘍囉撇槍棄棍，四路逃生而走。

卻說唐僧騎著馬，往東正跑，八戒、沙僧攔住道：「師父往那裡去？錯走路了。」長老兜馬道：「徒弟啊，趁早去與你師兄說，教他棍下留情，莫要打殺那些強盜。」八戒道：「師父住下，等我去來。」獃子一路跑到前邊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哥哥，師父教你莫打人哩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那曾打人？」八戒道：「那強盜往那裡去了？」行者道：「別個都散了，只是兩個頭兒在這裡睡覺哩。」八戒笑道：「你兩個遭瘟的，好道是熬了夜，這般辛苦，不往別處睡，卻睡在此處。」獃子行到身邊，看看道：「倒與我是一起的，乾淨張著口睡，淌出些粘涎來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是老孫一棍子打出豆腐來了。」八戒道：「人頭上又有豆腐？」行者道：「打出腦子來了。」

八戒聽說打出腦子來，慌忙跑轉去，對唐僧道：「散了夥也。」三藏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往那條路上去了？」八戒道：「打也打得直了腳，又會往那裡去走哩？」三藏道：「你怎麼說散夥？」八戒道：「打殺了，不是散夥是甚的？」三藏問：「打的怎麼模樣？」八戒道：「頭上打了兩個大窟窿。」三藏教：「解開包，取幾文襯錢，快去那裡討兩個膏藥，與他兩個貼貼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師父好沒正經，膏藥只好貼得活人的瘡癰，那裡好貼得死人的窟窿？」三藏道：「真打死了？」就惱起來，口裡不住的絮絮叨叨，猢孫長，猴子短。兜轉馬，與沙僧、八戒至死人前，見那血淋淋的倒臥山坡之下。

這長老甚不忍見，即著八戒：「快使釘鈀，築個坑子埋了，我與他念卷《倒頭經》。」八戒道：「師父左使了人也。行者打殺人，還該教他去燒埋，怎麼教老豬做土工？」行者被師父罵惱了，喝著八戒道：「潑懶夯貨！趁早兒去埋，遲了些兒，就是一棍。」獃子慌了，往山坡下築了有三尺深，下面都是石腳石根，搠住鈀齒。獃子丟了鈀，便把嘴拱。拱到軟處，一嘴有二尺五。兩嘴有五尺深，把兩個賊屍埋了，盤作一個墳堆。三藏叫：「悟空，取香燭來，待我禱祝，好念經。」行者努著嘴道：「好不知趣，這半山之中，前不巴村，後不著店，那討香燭？就有錢也無處去買。」三藏恨恨的道：「猴頭過去，等我撮土焚香禱告。」這是三藏離鞍悲野塚，聖僧善念祝荒墳。祝云：

拜惟好漢，聽禱原因：念我弟子，東土唐人。奉太宗皇帝旨意，上西方求取經文。適來

此地，逢爾多人，不知是何府、何州、何縣，都在此山內結黨成群。我以好話，哀告慇懃。爾等不聽，反善生嗔。卻遭行者，棍下傷身。切念屍骸暴露，吾隨掩土盤墳。折青竹為香燭，無光彩，有心勤；取頑石作施食，無滋味，有誠真。你到森羅殿下興詞，倒樹尋根，他姓孫，我姓陳，各居異姓。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切莫告我取經僧人。

八戒笑道：「師父推了乾淨。他打時卻也沒有我們兩個。」三藏真個又撮土禱告道：「好漢告狀，只告行者，也不干八戒、沙僧之事。」

大聖聞言，忍不住笑道：「師父，你老人家忒沒情義。為你取經，我費了多少慇懃勞苦，如今打死這兩個毛賊，你倒教他去告老孫。雖是我動手打，卻也只是為你。你不往西天取經，我不與你做徒弟，怎麼會來這裡，會打殺人？索性等我祝他一祝。」揩著鐵棒，望那墳上搗了三下道：「遭瘟的強盜，你聽著：我被你前七八棍，後七八棍，打得我不疼不癢的，觸惱了性子，一差二誤，將你打死了。盡你到那裡去告，我老孫實是不怕：玉帝認得我，天王隨得我；二十八宿懼我，九曜星官怕我；府縣城隍跪我，東岳天齊怖我；十代閻君曾與我為僕從，五路猖神曾與我當後生。不論三界五司，十方諸宰，都與我情深面熟，隨你那裡去告。」三藏見說出這般惡話，卻又心驚道：「徒弟呀，我這禱祝是教你體好生之德，為良善之人，你怎麼就認真起來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這不是好耍子的勾當。且和你趕早尋宿去。」那長老只得懷嗔上馬。

孫大聖有不睦之心，八戒、沙僧亦有嫉妒之意，師徒都面是背非。依大路向西正走，忽見路北下有一座莊院。三藏用鞭指定道：「我們到那裡借宿去。」八戒道：「正是。」遂行至莊舍邊下馬。看時，卻也好個住場。但見：

野花盈徑，雜樹遮扉。遠岸流山水，平畦種麥葵。蒹葭露潤輕鷗宿，楊柳風微倦鳥棲。青柏間松爭翠碧，紅蓬映蓼鬥芳菲。村犬吠，晚雞啼，牛羊食飽牧童歸。爨煙結霧黃粱熟，正是山家入暮時。

長老向前，忽見那村舍門裡走出一個老者，即與相見，道了問訊。那老者問道：「僧家從那裡來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乃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求經者。適路過寶方，天色將晚，特來檀府告宿一宵。」老者笑道：「你貴處到我這裡，程途迢遞，怎麼涉水登山，獨自到此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還有三個徒弟同來。」老者問：「高徒何在？」三藏用手指道：「那大路傍立的便是。」老者猛擡頭，看見他們面貌醜陋，急回身往裡就走。被三藏扯住道：「老施主，千萬慈悲，告借一宿！」老者戰兢兢拑口難言，搖著頭，擺著手道：

「不、不、不、不像人模樣！是、是、是幾個妖精。」三藏陪笑道：「施主切休恐懼。我徒弟生得是這等相貌，不是妖精。」老者道：「爺爺呀！一個夜叉，一個馬面，一個雷公。」行者聞言，厲聲高叫道：「雷公是我孫子，夜叉是我重孫，馬面是我玄孫哩。」那老者聽見，魄散魂飛，面容失色，只要進去。三藏攙住他，同到草堂，陪笑道：「老施主，不要怕他，他都是這等粗魯，不會說話。」

正勸解處，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婆婆，攜著五六歲的一個小孩兒，道：「爺爺，為何這般驚恐？」老者才叫：「媽媽，看茶來。」那婆婆真個丟了孩兒，入裡面捧出二鍾茶來。茶罷，三藏卻轉下來，對婆婆作禮道：「貧僧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的。才到貴處，拜求尊府借宿，因是我三個徒弟貌醜，老家長見了虛驚也。」婆婆道：「見貌醜的就這等虛驚，若見了老虎豺狼，卻怎麼好？」老者道：「媽媽呀，人面醜陋還可，只是言語一發嚇人。我說他像夜叉、馬面、雷公，他吆喝道，雷公是他孫子，夜叉是他重孫，馬面是他玄孫。我聽此言，故然悚懼。」唐僧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像雷公的，是我大徒孫悟空；像馬面的，是我二徒豬悟能；像夜叉的，是我三徒沙悟淨。他們雖是醜陋，卻也秉教沙門，皈依善果，不是甚麼惡魔毒怪，怕他怎麼？」

公婆兩個聞說他名號，皈正沙門之言，卻才定性回驚，教：「請來，請來。」長老出門叫來，又吩咐道：「適才這老者甚惡你等，今進去相見，切勿抗禮，各要尊重些。」八戒道：「我俊秀，我斯文，不比師兄撒潑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是嘴長、耳大、臉醜，便也是一個好男子。」沙僧道：「莫爭講，這裡不是那抓乖弄俏之處。且進去，且進去。」遂此把行囊、馬匹都到草堂上，齊同唱了個喏，坐定。那媽媽兒賢慧，即便攜轉小兒，咐吩煮飯，安排一頓素齋，他師徒吃了。

漸漸晚了，又掌起燈來，都在草堂上閑敘。長老才問：「施主高姓？」老者道：「姓楊。」又問年紀。老者道：「七十四歲。」又問：「幾位令郎？」老者道：「止得一個。適才媽媽攜的是小孫。」長老請令郎相見拜揖。老者道：「那廝不中拜。老拙命苦，養不著他，如今不在家了。」三藏道：「何方生理？」老者點頭而嘆：「可憐，可憐！若肯何方生理，是吾之幸也。那廝專生惡念，不務本等，專好打家截道，殺人放火。相交的都是些狐群狗黨。自五日之前出去，至今未回。」三藏聞說，不敢言喘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或者悟空打殺的就是也。」長老神思不安，欠身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此賢父母，何生惡逆兒？」

行者近前道：「老官兒，似這等不良不肖、奸盜邪淫之子，連累父母，要他何用？等我

替你尋他來打殺了罷。」老者道：「我待也要送了他，奈何再無以次人丁，縱是不才，一定還留他與老漢掩土。」沙僧與八戒笑道：「師兄，莫管閑事，你我不是官府。他家不肯，與我何干？且告施主，見賜一束草兒，在那廂打鋪睡覺，天明走路。」老者即起身，著沙僧到後園裡拿兩個稻草，教他們在園中草團瓢內安歇。行者牽了馬，八戒挑了行李，同長老俱到團瓢內安歇不題。

卻說那夥賊內果有老楊的兒子。自天早在山前被行者打死兩個賊首，他們都四奔逃生。約摸到四更時候，又結成一夥，在門前打門。老者聽得門響，即披衣道：「媽媽，那廝們來也。」媽媽道：「既來，你去開門，放他來家。」老者方才開門，只見那一夥賊都嚷道：「餓了，餓了。」這老楊的兒子忙入裡面，叫起他妻來，打米煮飯。卻廚下無柴，往後園裡拿柴，到廚房裡問妻道：「後園裡白馬是那裡的？」其妻道：「是東土取經的和尚，昨晚至此借宿，公公、婆婆管待他一頓晚齋，教他在草團瓢內睡哩。」

那廝聞言，走出草堂，拍手打掌笑道：「兄弟們，造化，造化，冤家在我家裡也。」眾賊道：「那個冤家？」那廝道：「卻是打死我們頭兒的和尚，來我家借宿，現睡在草團瓢裡。」眾賊道：「卻好，卻好。拿住這些禿驢，一個個剁成肉醬：一則得那行囊、白馬，二來與我們頭兒報仇。」那廝道：「且莫忙，你們且去磨刀。等我煮飯熟了，大家吃飽些，一齊下手。」真個那些賊磨刀的磨刀，磨槍的磨槍。

那老兒聽得此言，悄悄的走到後園，叫起唐僧四位道：「那廝領眾來了，知得汝等在此，意欲圖害。我老拙念你遠來，不忍傷害。快早收拾行李，我送你往後門出去罷。」三藏聽說，戰兢兢的叩頭謝了老者，即喚八戒牽馬，沙僧挑擔，行者拿了九環錫杖。老者開後門，放他去了，依舊悄悄的來前睡下。

卻說那廝們磨快了刀槍，吃飽了飯食，時已五更天氣，一齊來到園中看處，卻不見了。即忙點燈著火，尋夠多時，四無蹤跡，但見後門開著。都道：「從後門走了，走了。」發一聲喊，趕上來。一個個如飛似箭，直趕到東方日出，卻才望見唐僧。那長老忽聽得喊聲，回頭觀看，後面有二三十人，槍刀簇簇而來。便叫：「徒弟啊，賊兵追至，怎生奈何？」行者道：「放心，放心，老孫了他去來。」三藏勒馬道：「悟空，切莫傷人，只嚇退他便罷。」行者那肯聽信，急掣棒回首相迎道：「列位那裡去？」眾賊罵道：「禿廝無禮！還我大王的命來。」那廝們圈子陣把行者圍在中間，舉槍刀亂砍亂搠。這大聖把金箍棒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把那夥賊打得星落雲散，搪著的就死，挽著的就亡；搕著的骨折，擦著的皮傷；乖些的跑脫幾個，痴些的都見閻王。

三藏在馬上見打倒許多人，慌的放馬奔西。豬八戒與沙和尚緊隨鞭鐙而去。行者問那不死帶傷的賊人道：「那個是那楊老兒的兒子？」那賊哼哼的告道：「爺爺，那穿黃的是。」行者上前，奪過刀來，把個穿黃的割下頭來，血淋淋提在手中，收了鐵棒，拽開雲步，趕到唐僧馬前，提著頭道：「師父，這是楊老兒的逆子，被老孫取將首級來也。」三藏見了，大驚失色，慌得跌下馬來，罵道：「這潑猢猻謊殺我也！快拿過，快拿過。」八戒上前，將人頭一腳踢下路傍，使釘鈀築些土蓋了。

沙僧放下擔子，攙著唐僧道：「師父請起。」那長老在地下正了性，口中念起緊箍兒咒來，把個行者勒得耳紅面赤，眼脹頭昏，在地下打滾，只教：「莫念，莫念。」那長老念夠有十餘遍，還不住口。行者翻觔斗，豎蜻蜓，疼痛難禁，只叫：「師父饒我罪罷，有話便說，莫念，莫念。」三藏卻才住口道：「沒話說，我不要你跟了，你回去罷。」行者忍疼磕頭道：「師父，怎的就趕我去耶？」三藏道：「你這潑猴兇惡太甚，不是個取經之人。昨日在山坡下打死那兩個賊頭，我已怪你不仁。及晚了到老者之家，蒙他賜齋借宿，又蒙他開後門放我等逃了性命。雖然他的兒子不肖，與我無干，也不該就梟他首；況又殺死多人，壞了多少生命，傷了天地多少和氣。屢次勸你，更無一毫善念，要你何為？快走，快走，免得又念真言。」行者害怕，只教：「莫念，莫念，我去也。」說聲去，一路觔斗雲，無影無蹤，遂不見了。咦！這正是：

心有兇狂丹不熟，神無定位道難成。

畢竟不知那大聖投向何方，且聽下分解。